

畫

外

UT
FRAME

月訊 No.029

指導單位 | 嘉義市政府
嘉義市政府文化局
發行單位 | 嘉義市立美術館
地址 | 600002 嘉義市西區廣寧街101號
電話 | (05)227-0016
信箱 | art@ems.chiayi.gov.tw
企劃製作 | 沃時文化有限公司
美術設計 | 理式意象設計有限公司
印刷 | 崎威彩藝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| 2022年5月

嘉義市立美術館
CHIAYI ART MUSEUM

畫作必須具有的 サムシニグ (Something)

——「人・間—陳澄波與畫都」

文 | 陳含瑜 · 圖片提供 |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、嘉義市立美術館

「我所不斷嘗試以及極力想表現的是——自然和物體形象的存在，這是第一點。將投射於腦裡的影像，反覆推敲與重新精煉後，捕捉值得描寫的瞬間，這是第二點。第三點就是作品必須具有サムシニグ (something)。」

——《臺灣新民報》，1933，陳澄波

「人・間—陳澄波與畫都」一展奠基於嘉美館開館後，獲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捐贈的一批重要作品。陳澄波（1895-1947）為臺灣美術史重要的藝術家群像之一，而「畫都」之名源自1938年嘉義藝術家入選首屆「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」之人數為多，因此《臺灣日日新報》以「嘉義乃畫都」為其報導。「人・間」一詞延伸自1930年代臺灣哲學家洪耀勳（1903-1986）的「風土文化觀」，探究風土自然如何歷史性地生產藝術的感性經驗。「人間」意有人與人「之間」，也有著人與自然風土之間的意味。

本展由臺灣美術史學者蔣伯欣擔任學術研究，藉陳澄波創作及其收藏書畫，彙整共近百件相關之作品與檔案文件等資料，聚焦於陳澄波後半生，探討經東京留學、上海執教返回嘉義後的陳澄波，如何在嘉義的人際網絡中重建個人畫業，並進一步思考其地方文化主體的精神構造。

以文會友：社交打卡的紀念之作

「以文會友」展出張李德和、林玉山、莊伯容、蘇友讓、蘇孝德等多位嘉義文人贈送給陳澄波的書畫作品及相關文獻，包含張李德和致陳澄波之明信片，多人合作畫作品《送別圖》等。當時的文人「之間」，也有著聚會時一同畫圖、題字的習慣，以茲紀念，或可比喻為現今親朋好友聚會時的合照打卡，從而衍生出的「社交型藝術」。

陳澄波與同時期的文人畫家交往頻仍，展出的畫作、明信片、書畫等作為收禮與餽贈之間的往來關係，此外，同期畫家的作品也可與其作為交互對照。展期間的圖書室中，也放有許多陳澄波的畫冊，裡面詳細整理許多他的明信片、家書及與友人之間的書信往來。文獻檔案的匯集，使得在畫作之外，亦得以窺見時人的所思所想。

現代生活的觀察：嘉義街外的電線桿

電線桿是臺灣文明初體驗的象徵之一，日本殖民臺灣初期，陸續架設電力、電信網絡。《夏日街景》、《嘉義街外》系列與《展望諸羅城》中，皆可在風景中見到不同樣貌的電線桿，可見嘉義市街改正與城鎮化過程中，文明與自然之間的張力。《嘉義街外》所選繪的並非特別美麗的場景，而是平凡的路，路邊整齊排列著電線桿。同樣引人注目的電線桿道路也出現在《展望諸羅城》中，以配角的姿態微微地隱身於樹叢底下，而遠方的煙囪正冒著煙。在藝術家敏銳的觀察中，這些現代化的變遷正悄悄的改變著風景，而他筆下的風景除了標記出嘉義的現代化和



▲ 陳澄波《坐姿裸女》，紙本淡彩鉛筆，1932年（嘉義市立美術館典藏）



▲ 陳澄波《展望諸羅城》，1934，畫布油彩（嘉義市立美術館典藏）

▲ 1934年張李德和致陳澄波之明信片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典藏）



▲ 展覽主視覺由大中設計操刀，搭配展覽主題，結合陳澄波作品中的圖樣與筆觸，創造出清新的視覺形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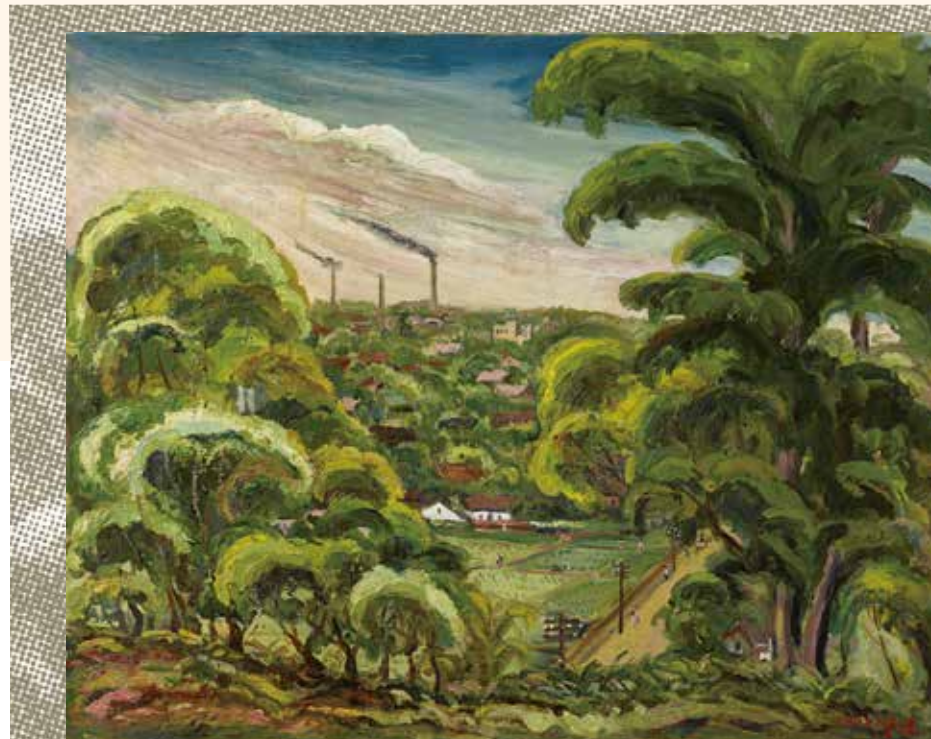
空間變遷，透過自然性與人工化之間微妙的比例，預示自身所處的世界即將發生的現代化轉變，而那時，一切還在剛剛開始的時候。

「展望」看向的是未來，而「諸羅」則為嘉義古稱，在過去與未來，自然與現代文明之間，企圖以線條為主的東方特色融入西方的油彩筆觸，微妙地顯現出他的處境，以及返鄉營造畫都的雄心。

筆畫與形體：自我與世界的探索

三樓的「筆畫與形體」展出陳澄波自入學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以來的裸體素描、上海時期任教時的淡彩裸女、人物速寫，考察其多重文化空間遷移脈絡下「線條」的演變；特別是如何發展動態、輪廓線的運用、與風土空間的結合，並展出其重要之作《側臥閱讀裸女》。

對於繪畫的技巧探討與表現，陳澄波在《臺灣新民報》曾提及自我反省與自我研究的重要性，他認為不該直接將西洋的畫風直接挪為己用，他逐步嘗試與探索線條與筆觸之間的關係，並且是否適應於自己的個性。他曾言「作品必須具有サムシニグ (something)」，可見其企圖藉由繪畫主觀表達的意念。在這些展出的風景與裸女寫生之中，即蘊涵著畫家的所在位置，望出去進而看見的「サムシニグ」。



故事的地平線不停後退

——寫生陳澄波的當代視角

文——陳含瑜

圖——嘉義市立美術館提供

嘉義市立美術館為回應「人間——陳澄波與畫都」展，此次邀請三位當代跨領域創作者重新觀看、詮釋與想像陳澄波作品與創作觀。文學家黃崇凱、音樂創作者應奇軒、羣舞劇場分別以不同的媒材形式「寫生」，展現文學的、聲音的、舞蹈的風景，如何穿越歷史之河，以現在式跟隨或映照著陳澄波風景中的地平線。

夢中的美術館

走上展間二樓，映入眼簾的是數張綠色舒軟的沙發。茶几放置著深紫色的小書，文學家黃崇凱的小說《畫伯大夢》供參觀者自由索取，書中以深入淺出的敘事，

描繪陳澄波所處的時代背景、創作觀點與人際關係，對於不熟悉陳澄波生平與作品的參觀者而言，也可當作觀看展覽的一份指南。《畫伯大夢》以「希望陳澄波父子能一起到家鄉的美術館，逛逛自己的作品展」的念頭出發，像是後設的電影或紀錄片式地，帶領觀眾自展間的一樓至三樓，漸次展開陳澄波的人生故事與導覽。

然而，小說雖有小說補足展覽脈絡之用，卻不僅止於導覽。二戰後，陳澄波曾兩次建議在臺灣設置美術展覽會與美術專門學校，美術館這樣的設立是其生前所望。對他的家人而言，能與他一同到美術館看展覽，也是未能實現的愿望。陳澄波長子陳重光長期保存、推廣其父之作，卻也未有機會見到嘉義市立美術館的開幕。因此，小說中這趟夜訪美術館的晃遊，是睡眠中的做夢，也是心願的圓夢，彷彿走入陳澄波或者陳重光的夢中，穿行於自己與親友的作品之間，甚或是美術館所作的夢。

寫生文的地平線

黃崇凱在《畫伯大夢》談及柄谷行人《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》中提及十九世紀末日本文壇的「寫生文」潮流，

實際上是收到當時西洋畫寫生概念的影響。作家因大量使用現在式時態行文，導致「故事的地平線不停後退，情節隨著漸次開展。」將繪畫的透視法與日本近代文學的書寫方式連結，也點出敘述視角與畫面佈局的改變，如何影響文學說故事的方法。然而，漢文並不若日



▲ 音樂創作者應奇軒於嘉義公園蒐集聲音素材。

▼ 蘇威嘉與羣舞劇場將於展覽期間，於館內舉辦「畫筆下的身體」肢體開發工作坊，圖中舞者方好婷。(圖片提供：羣舞劇場)

文具有時態變化，同時承接漢文與日文傳統的陳澄波，或與在其畫面中形成自我的變形後的透視。風景的描繪與觀看的自我有關，《畫伯大夢》引述林玉山談論陳澄波的透視方法，依照透視法的原則，視線會逐漸等比例縮減，越遠的景物應該越小，此一結構暗示著穩定而普遍的「我」。但陳澄波卻與之相反，展現奇異的視野。此外，林玉山也談到他的畫面中的地平線「有甚覺不穩之處」，但作畫完成後，觀者感覺到的卻是某種自然和諧的魅力，或許即是他自我特殊之風格。

故鄉的聲音

旅英的跨領域音樂創作者應奇軒，音樂作品橫跨派對、時尚、劇場、影像、舞蹈等多種不同領域，此次以音樂作品《變與不變》，回應過去嘉義經歷的城市轉變與地景更迭。他想像自陳澄波逝世後的七十五年以來，嘉義路上的車變多了，稻田成了高鐵站，公園對面的眷村不在了，雞肉飯成了名產。透過對於這些事物變遷的想像，他回到嘉義採集聲音，並以定目劇的形式帶領觀眾穿梭於一趟視覺和聽覺的共感旅程，在觀看畫作之外，對於城市街道、地方記憶有更多的想像空間。作品自一樓至三樓，分別播放四首曲子「嘉義（地景錄音）」、「異鄉人」、「練習」和「回家」，是為獻給陳澄波、自己與嘉義的旅程。

做為時光機的地景錄音，使觀者彷彿能走進陳澄波畫作中的場景，而這些聲音卻也是嘉義的現在進行式。離鄉的應奇軒回到嘉義時，感受到自己在家鄉與異鄉之間的



徘徊，在出發與回家之間，人與作品之間，嘗試尋找與練習，看見自我的糾結與突破。最後的「回家」亦是回看嘉義這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鄉，已經長大的自己再次回家。此一回頭相望，也正像是將陳澄波的作品重新梳理、展示，使人們在展場中，得以回頭再望陳澄波那時的嘉義、繪畫與「人間」。

展覽期間，羣舞劇場將於五月十三、十四日舉辦「畫筆下的身體」肢體開發工作坊，此活動開放報名參加，並邀請表演者參與「風景中的行動與動態寫生」舞蹈風景寫生行動，將舞蹈的身體置放於風景中，進行寫生、轉譯、創作，分享舞蹈與繪畫中共同的美妙之處。

在陳澄波的畫作與文獻檔案之外，透過三位當代跨領域創作者的作品，得以從多元的當代視角「寫生」陳澄波與畫都嘉義，在觀者所處之不斷推進的時間之中，回看陳澄波之作，或許也感覺到他那不甚平穩的地平線，正在和諧而平穩地不停後退著，漸次開闊的視野像是持續說著風景裡奇異的故事。



▲ 文學家黃崇凱的小說《畫伯大夢》，由藝術家何明桂設計封面與封底，觀者將於美術館展場內閱讀到。

▼ 「人間——陳澄波與畫都」《畫伯大夢》展覽現場一隅。

